

舒婷诗歌的意象建构与生命意蕴

王 敦

(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 “朦胧诗”的时代是一个诗歌意象的时代,舒婷构筑的诗歌意象是繁富的、变幻的,诗人通过意象的营造,使她的诗歌摆脱了正面的叙述、说明和描绘,而着眼于为自己的题旨,寻找一种物质的承载体即情感的意象化。同时,舒婷的诗歌又体现了她对完美爱情大胆而热烈的追求;对女性独立人格和命运的关注;使舒婷的诗歌洋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道奇特景观。

关键词 舒婷 朦胧诗 诗歌意象 生命意蕴

鉴赏舒婷的很多好诗,胸臆和心灵间每每生出击撞鼓荡之情,博取上进之思,或对人世人生种种理念有新的更明澈的了悟。这种效果,并非由诗人明白诉说而来,乃由诗人提供的物象、意象,诗人描绘场景中的图像,在读者心像图示中游动,组合、重建、触引感发,综合而生。

如代表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她所表达的题旨是对祖国深挚的爱。舒婷在表达这一主题时是通过看似相距遥远的不相干的物象、意象描绘,让读者在自行整合中感受,体味而得。诗人所选取的物象已非某物之个别所指,而是某一意念的替代。如“老水车”,它已出离“水车”本身,成为原始、简陋的农作工具和繁重低效的农业劳作代指;而“老”则满溢着落后衰惫的叹息之情。因而“老水车”已由具体物象变为涵盖更丰盈的意象。全诗4节,第1、3两节是两组密集的意象群。第1组中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搁浅的驳船。若干典型的个别,在诗者心像中涌动,组合出旧中国国计民生基本方面的破败和衰朽,感发出对历经苦难的祖国的爱的痛切。

第3节的另一组意象:雪被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涡,所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喷薄的绯红的黎明,以萌发、新变、超始、清亮组合诸种意象,集中写出了祖国的新生,满含着掀翻重压的欢乐,红遍天宇的磅礴。神来的“飞天携花”的描绘,将理念的“希望”,希望由萌生到实现的漫漫长途凝聚了,诗情活跃到高峰。第2节有定性的理念明确的语词,第4节以思辨的排迭而下的气势取胜。全诗抽象具象交错,意象的密集与疏简相间,形成了强烈的内部和外部节奏感。11个意象,构成祖国灾难重压和进取不息的丰富历程;意象之间的众多空白,则任读者去作创造性的连缀、填补和阐释。而因为诗中有贫困、悲哀、希望、自由等明晰的意念点拨和调节,读者的充填和诠释又不会脱离题旨。这样的诗,既从70年代以前的直诉式政治抒情诗的范式中解放出来,又不陷入过费思寻、难于索解的猜谜之中,在隐匿与明显之间,找到了一个适宜的“度”,从而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当然,舒婷构筑的诗歌意象是繁富的、变幻的。但从意象出现的频次以及内在意义的指向上,笔者以为舒婷诗歌的中心意象是“海”与“泪”。这两个意象涵括了自然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源于生命的情热而又抵达梦境,有理想的飞扬而又有现实的沉郁。从“文革”后期开始“地下写作”的舒婷,在令人窒息的生活寻找着心灵的突围,在夜晚的寂静里聆听着海潮的声音,在黎明的瞳孔里满含着痛苦的泪滴,在苦难和坚韧里抚摸着灵魂的忧伤。她急于表达,她于是表达,一切就这样自然生成了。长期生活在海边的舒婷,“海”成为了她心灵和诗歌的忠实情人;而当她歌唱大海的时候,海水

的苍茫和苦涩又凝成了她眼角的泪滴。海水的奔涌就是生命的律动,辽阔、深邃的大海导引着人丰富而神秘的精神渴望。

舒婷在1975年写下的《海滨晨曲》中,以“奔向大海”的姿势,表达了自己作为海的“忠实的女儿”渴望风暴的来临,“让你的飓风把我炼成你的歌喉,/让你的狂涛把我塑成你的性格”。在《向北方》中诗人怀抱着“愿望的小太阳”,在鸥群“洁白的翅膀”的引领下,“顺着温暖的海流/漂向北方”。而被人传诵的《双桅船》,更是把人生的追求表达到了极致,诗人借“双桅船”——高标理想的人生舟子,倾诉了对“岸”的深挚情感。这首诗与其理解为爱情忠贞篇,毋宁解读为理想坚定歌。“海”就这样负载着生命的希望 and 追求。这是浩瀚天地间的“海”,更是无涯心宇中的“海”。诗人在寻找!在寻找的精神旅途,诗人在与“乌云”、“风雨”搏击:在“大海——变幻的生活,/生活——汹涌的海洋”面前,诗人渴望做一只“疾飞的海燕”(《致大海》);在海潮奔涌之中,诗人愿意像沉默的海岛那样“做着与风雪搏斗的梦”(《岛的梦》)。《会唱歌的鸢尾花》一边渴望爱情“涌起热情的千万层浪花/千万次把你淹没”,一边又希望“永远清醒的大海”提示自己在“晕眩”中睁开眼睛。舒婷在诗歌中借助“海”意象传达的生命追求和信念,是美丽的、诗意的,也是朦胧的、飘灵的。不是对生命的具体设计,不是对生活的理念演绎,也不是对社会蓝图的激情展望;而是对生命困境的挣脱,是在黑夜希望点燃黎明,是在黎明祈盼海天处升起旭日。这种如海潮般奔突的生命激情,既有内在动因,又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舒婷“当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厌倦了年复一年的灾难,朦胧觉醒的心灵像古代希伯莱的先知那样,听见有声音在召唤,但又缺乏明确的意识和行动的力量”。

而同时,舒婷又用“泪”这个意象表现了生活的迷惘和痛苦。不仅仅是特定岁月人生道路的坎坷和磨难,更是社会、历史文化氛围下心灵的被压抑、被禁锢,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和隔膜。在《黄昏剪辑》中诗人写道:“我要哭就哭,/他们教我还要微笑;/我要笑就笑,/他们教我还要哭泣。”“黄昏”把阴影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上,人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北京深秋的晚上》托出“泪水”浮动在夜色的特写,凄迷感人,至深的痛苦源于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心和心,要跋涉多少岁月/才能在世界那头相聚”。《那一年七月》写往日的真情在岁月里流逝,因而泪流满面:“沿江水莹莹的灯光/都是滚烫的热泪”。

《日落白藤湖》有感于事业未成青春不再:“任我泪流满面吧/青春的盛宴已没有我的席位”。很多时候是因爱情而落泪。《四月的黄昏》、《“我爱你”》、《雨别》、《思念》、《无题》、《私奔》、《银河十二夜》等诗歌都被“泪”打湿了爱情的衣襟。舒婷用“泪”串起了一个温柔而忧伤的爱情世界,而爱情中又更多地倒映着女性生活中的尴尬命运和处境。而有些时候,抒情的“目”突破了生命个体的感悟,而放大为祖国、民族的苦难和悲哀。《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是痛苦和希望的交织,于是便有“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的诗句;《一代人的呼声》是用“泪水和愤怒”检视“我”、一代人和民族的共同遭遇。

含泪面海而歌!舒婷用“海”和“泪”这两个意象写出了诗化生命和艰难生活的同一性和矛盾性。诗人的哭泣和临海远眺,内在地统一于对心灵自由的呼唤和对美好生活的渴盼上。但是另一方面,精神的超越和现实的羁縻,又使得人生追求难以实现,这就加重了心灵的忧伤。这是人生将永远面临的困境。同时,“海”和“泪”这两个意象,表现了历史转折时期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长久的压抑和不知所从,对群体角色的认同和对主流意识的俯首,导致了人的主体精神的失落和个性意识的消泯;而作为女性,历史锈蚀的锁链和女性自身意识深处的碎片,使她们长期难以走出男权文化的阴影。在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之后,社会的动荡与变异又蛰伏和催生了一次新的个性解放的春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下,舒婷富有生命感和悲壮感的“海”意象与“泪”意象,表现了人的生命意识的充盈和荡漾,也表现了女性心灵的苦闷和觉醒。这也是诗人创作时的一种

自觉追求：“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这种对“人”的关切，特别是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使舒婷的创作揭开了诗歌创作的新篇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舒婷的出现，像一只燕子，预示着女性诗歌春天的到来。”

新时期的女性主义诗歌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新时期文学从女性诗歌开始，一改为男性写作所淹没的局面。我们似乎可以说，《致橡树》标志着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崛起，宣告了在荒野流放了许久的女性的复归。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不仅在“朦胧诗”领域有开山之功，从性别视角看，因有了她，新中国女性在诗坛上才真正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作为一个真诚而本色的女诗人，舒婷自然而然地显示了女性立场，在她的诗歌中渗透着一种鲜明的女性意识。

关于“女性意识”，曾经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指“女性特有的生存体验和深层意识”，但这毕竟语焉不详。笔者比较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女性意识包括女性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就文学层面讲，应当是自觉的独有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的语言范式；就文化层面讲，应当是以‘非暴力’、‘同情感’、‘平等及和谐意识’等为主要标志的女性特征，对抗和解构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进步’的社会文化模式之意义和追求。”舒婷在自己的创作中用爱的胸怀拥抱整个世界、用爱的温暖抚慰多难的人生，她对世界，对人类的爱表现得最动人而多彩的，当推她的爱情诗。

其中，《赠》这首短诗，从日常生活的情景与思绪着笔，将女性的柔情表现得细腻、真切、动人。在温婉中透露出情感的热烈，在娴静中蕴藏着心灵的激动，在默默无语中表现了对于爱情的执著。这些特点使舒婷的爱情诗极富女性气质。又如《无题》一诗中：“‘你怕吗？’我默默转动你胸前的纽扣。是的我怕。但我不告诉你。”“‘你快乐吗？’我仰起脸，星星向我蜂拥。是的，快乐，但我不告诉你。‘你在爱着。’我悄悄叹气，是的爱着。但我不告诉你他是谁。”热恋中的少女沉浸在爱河，情绪十分激动又不免夹杂着一丝惊慌。这一切，女孩是清楚的。可是当小伙子亲昵地问她时，她却用了三个连续否定。表明了女性自觉，而这种表情方式又完全是女性的。同样，《“？”》以新奇的形式表现出女性对爱的执著；“当宽阔的银河冲开我们/你还要耐心等我/扎一只忠诚的小木筏”。这些诗从剖析女性心理入手，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以表述的女性经验、视角书演出来，为女性赢得了真正的话语权利，构成了女性主体对爱情、人生的真切感悟。

如果说《曾》《无题》等较好地体现了舒婷早期爱情诗作的典型风貌，那么，《致橡树》则对新时期女性诗歌产生了开拓性的影响。诗篇开头，女诗人以“木棉树”的口吻，含蓄而果决的向自己爱人的化身——橡树开始个性鲜明的诉说。诗人以“我如果爱你”领起全诗，既明白无误的传递了爱的信息，又不失追求独立不羁的人格、现代女性的风度美。在诗中，诗人毫不犹豫的否定了“凌霄花”攀援高枝和鸟儿依托绿荫的爱情方式。这实质上是对传统女性的依附心理的否定！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女人被封建的纲常礼教压在最底层，女性的独立人格被极大的扭曲。形成了对男性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相夫教子成为女人的生活内容，夫唱妇随成为女人的生活准则，夫荣妻贵成为女人的生活理想。另外，如泉源送出慰藉，险峰衬托威仪，也还是以压抑或牺牲一方为爱的前提，同样是诗人所鄙弃的，那么，诗人所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爱情理想呢？诗人坦诚的宣示：“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她不甘心仅仅是作为对方的铺垫和陪衬，而要求有一个平等独立的地位。在这里，“橡树”被灌注了一位现代女性的精神境界，就成了被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橡树。从这诗的世界里，我们体验到现代女性对独立人格的向往。诗人以“木棉”和“橡树”作为象征，表达了一个更广泛更深刻的主题。

正如舒婷所说：“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诗人在追求理想爱情的同时，追求自我人格价值的实现，这是精神上勇于自立的青年一代的当代意识，这当代型的爱情关系，爱的双方彼此是平等的。这平等的基础独立不倚的人格，既是互不依托的，又是“站在一起”，深深相知的“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有了彼此的沟通，沟通得深沉：“根，紧握在地下”；才有双方形体的结合，结合得高尚：“叶，相触在云里”；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象刀，象剑，/也象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象沉重的叹息，/又象英勇的火炬。”——双方各自保持自己的特点和价值，相互理解又相互辉映——这就是“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的当代爱情观的形象体现。在诗篇的最后，诗人把这种亦即亦离，貌分神契的爱情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抒情议论：“这才是伟人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这样舒婷在《致橡树》这首诗的爱情外观上，蕴涵了追求人格独立与尊严的思想内核，这是一个比爱情更广泛也更深刻的主题。如果说《致橡树》是女性独立人格的骄傲宣言，那么《神女峰》则是对要求女性从一而终的背叛。千百年来，神女峰日复一日地被涂上各种色彩，并最终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而成了一个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妇女典型，人们歌颂她的坚贞，是需要她从一而终。于是，高大的神女峰实质上就成了一座巨大的贞节牌坊。“神女峰”是一个被异化的妇女形象，她的人间味、儿女情再也见不到踪影。更可怕的是，这种封建意识代代相传逐渐积淀在人们头脑中。诗人舒婷是清醒的，当人们还在向“神女峰”——坚贞的化身（其实是封建意识的化身）致意和瞻仰时，一种与传统的情感截然不同的强烈情绪，激荡在她的内心：“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这是对天下所有的女性（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的强烈质问，也是对“生命人性的呼告”。在悬崖上展览千年，虽然可作为封建礼教与男权的祭品而为人礼赞，却永远也不能享受到生命的欢乐。

在一个活生生的女性看来，作一个享有真实的生命体验的人，远比做一个受人瞻仰的石头像好。这种女性的觉醒意识和追求平等独立的人格宣言，凝聚成震撼人心的诗行：“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在这种看似简单，实为艰难痛苦的抉择中，不仅体现出诗人对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否定、反叛，而且体现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舒婷对女性意识张扬是全方位的。在《惠安女子》一诗中，作者把目光投向中国当代女性的命运。诗人用富有立体感的语言，为惠安女子塑造了一座雕像：“琥珀色的眼睛”里燃烧着火一般的期待，“柔软的腰肢”束着古老部落的银饰，“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裸足踩在海天之间的礁石上。但诗人的目的不仅在于塑造女性的美丽形象，更多的是要人们关切惠安女子的命运。诗人在《碧淖水——惠安到崇武公路所见》中写过这样的场面：“两位黄花斗笠少女/被请去拍彩照/说是为一家旅游杂志/关于要不要擦去颊上的泪痕/他们争论很久很认真。”惠安女子最终成为供人欣赏的封面和插图，这充分显示了在现代的商业社会，女性对真实生命的要求和理解与男性的猎奇心理所构成的巨大反差。数年以后，舒婷在一篇题为《惠安男子》的散文中呼吁：但愿“千百人将猎奇的目光从杂志封面、摄影展览收回……从惠安妇女腕上银镯的叮当声里，倾听被咸涩的海风和潮音所掩盖的年代悠久的颤栗和微语”。可见，舒婷对现代商业社会中女性的命运的关注是始终不渝的。舒婷在1981年创作的《会唱歌的鸢尾花》中一方面在诗歌中强化了个人经验，另一方面还在努力把个人经验提升到一代人的追求上来。“我的名字和我的信念/已同时进入跑道/代表民族的某个单项记录/我没有权利休息/生命的冲刺/没有终点，只有速度。”诗人在后来创作的一篇散文《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中写到“无论在感情上，生活中我都是一个普通女人，如果可能，我确实想做个贤妻良母。”这表明此时诗人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普通女性，正是从女性本体体验出发，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体验。进入中年的她，背负着“诗歌的十字架”，对人的灵魂、命运以及人

生之谜的追踪、探索也随之变得深沉起来。她在《残网上的虫蛻》一诗中写道：“我从哪里来回不到那里去”，在哲思中启迪人们去思索自身的命运。在《最后的挽歌》里，舒婷塑造了一个低迷的“自我”形象。尽管这个“自我”经历了“肉体 and 词汇的双重死亡”，但她绝不放弃“一个诗人的独立生存”，而要作出自己生命的“表达”。《立秋年华》同样给人以庄严深沉之感，呈现出女诗人力图将语言、生命和诗融汇为一体的渴望，凸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诚如评论家盛英所说：“舒婷的诗旨文意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提升方面，确具浓郁的性别色彩：她那母性的爱，使‘人的自觉’（包括追求理想，伸展个性，崇尚善良，抗争命运，享受亲情）变得温暖而贴心；她那母性的爱，使‘女性自觉’（包括母性，妻性，女儿性的统一）变得完整而协调；两者又自然地交融在一起。舒婷在女性文学史上自有其崇高的地位。”总之，舒婷的诗充满了女性的梦想，带有强烈的个人使命意识和时代色彩。舒婷的诗可谓梦幻纷呈。《神女峰》里“美丽的梦”，《惠安女子》里“少女的梦”，《馈赠》里“池塘的梦”，《会唱歌的鸢尾花》里更是梦象迭起：“宁静的梦”、“安详的梦”、“荒唐的梦”、“狂悖的梦”……这些色彩缤纷的梦构成舒婷诗歌奇特的意境：人的尊严感与忧伤氛围并存；人的坚韧性与女性的温柔互相渗透、补充。在中国传统男女两性关系的文化编码中，尊阳贬阴，男尊女卑，男主女从是核心之核心，是坚不可摧的“经典”秩序。以舒婷为代表的女性诗人，摆脱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模式。以鲜明的性别意识写作传达了女性觉醒以及对妇女解放的呼唤与期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新时期诗坛的一道奇异的风景！可以说，如果没有舒婷诗歌中“简单而又丰富”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就不会出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唐亚平、翟永明、陆忆敏和伊蕾等为代表的女性诗歌的繁荣与纵深发展。

舒婷的诗歌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她善于通过意象的营造，使她的诗歌摆脱了正面的叙述、说明和描绘，而着眼于为自己的题旨，寻找一种物质的承载体即情感的意象化。同时，舒婷的诗歌又体现了她对完美爱情大胆而热烈的追求，对女性独立人格和命运的关注，使舒婷的诗歌洋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道奇特景观。

参考文献

- [1] 王光明．艰难的指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 [2] 舒婷．诗三首·序．诗刊，1980.10．
- [3] 吴思敬．舒婷：呼唤女性诗歌的春天．文艺争鸣，2000.1．
- [4] 陈慧．女人，为什么写作．文学自由谈，1996.1．
- [5] 谭湘．理性与激情．作家报，1998-09-17．
- [6] 舒婷．惠安男子·舒婷文集 2．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 [7] 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舒婷文集·2．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 [8] 盛英．我读舒婷——中国女性文学新探 S．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王敦，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副处长，讲师。